



孤浪

■ Gulang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6

■ 他们走上一条孤独、寂寞的路，
路上没有鲜花，
没有温馨…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 Qin Xilie Xiaoshuoji

6

孤 浪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浪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孤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80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4.20 元)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

严沁——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以至种种世间情。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，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。

1. 梦中缠绵
2. 爱神的影子
3. 让我飘过
4. 不归路
5. 夜是温柔
6. 孤 浪
7. 情在深时
8. 水 云
9. 沙峇玫瑰
10. 流水不再浪漫
11. 悠然此心
12. 轻舟激浪
13. 云外千峰
14. 茫茫路
15. 千帆尽处
16. 殒 星
17. 冬 绿
18. 桑 园
19. 菩 提
20. 心 影
21. 草 浪
22. 常在心头
23. 烟波千里
24. 摘 星
25. 缘 起
26. 晨 星
27. 雪在流
28. 逝
29. 夜 露
30. 簾卷西风
31. 该不该让他知道
32. 今生若比永恒长
33. 斯人独憔悴
34. 灯影之外
35. 故人风雨
36. 风里百合
37. 无 怨
38. 绿色山庄
39. 无歌的幽谷
40. 静听寂寞
41. 最后的温柔
42. 黑色太阳
43. 凝香泉
44. 浪里滔滔
45. 光年中的一瞬
46. 世纪末的故事
47. 当你沉睡时
48. 如果她不知道
49. 拥抱寂寞
50.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

法庭里。

孙涛缓慢庄严的从法官休息室走出来，坐在属于他的座位上，像两年来的每一次坐庭审讯一样。就要开庭了。

被人誉为“正义之拳”的孙涛，是当今最负盛誉的法官。虽然两年前他才从学校的课室迈进法界，但他所做的一切，足以承受“正义之拳”四个字而无愧。他的确像一个紧握着满有力量的拳头——正义的力量，打击那黑暗的，不平的，怪异的，污秽的，丑恶的一切。

在今日这个有些畸型的现实社会里，在金钱第一的形势下，在官官相护、权势强过法律的情形中，孙涛所做的，无异是逆水行舟，更被一些所谓“识时务者”目为傻子。不是吗？这个年头，谁不先为自己的荷包和地位打算？为正义，谁说不傻？正义只不过是两个字而已，何必紧张得真要动手去做？

孙涛真是傻子吗？

他端坐在法官席上，锐利，坚定得近乎冷漠的眸子向台下每一个人射去。他是冷漠，而且严肃得似乎永远看不到他脸上有任何表情。以他的年龄——看来大概有二十八九岁，根本不该是这样的。他该欢笑，该快乐，该有青春，该有爱情，但是——他不，他冷漠，严肃，所有的一切属于年轻人的，都不属于他！

他似乎——历尽创伤，是吗？可能吗？一个才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？

今天审讯的是一件黑社会迫良为娼的案子。警方几乎已收集了所有的人证、物证，是一件根本不必再审就该判罪的案子。孙涛嫉恶如仇，对这种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轻判。他轻轻敲了两下槌子，审讯开始了。

第一个被宣上庭的是一个女孩子。她是被害的人，也是警方的主要证人。

孙涛听到检察官念出证人的名字——钱雯。钱雯？！他心中再重重一震，钱雯？！是相同的名字？或是相同的人？钱雯？！是记忆深渊中的两个字，钱雯？！

孙涛的表面上虽然还是那么冷漠、严肃，内心却翻腾得厉害。钱雯，这曾经对他有过特殊意义的名字，若是同一个人，那么——那么——证人？那——她就是被害者了？

她就是那个被父母抵押给黑社会当娼妓的女孩子了？他努力镇定自己的神经，他不愿却无法不把视线

移到钱雯脸上，那不愿被证实的事竟那样明确的摆在眼前，这个钱雯就是那个钱雯。同样的名字，同样的面庞，同一个人！

一刹那间，孙涛似乎被铁锤打中心口，血液上涌，心脏剧跳，视线模糊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实。那个钱雯，那个骄傲，虚荣，目空一切，又深深伤害——不，激励了他的钱雯，竟会是这件丑闻案的被害者。他心中不知是怜悯，是可惜，是遗憾，还是痛恨，连他自己也分不出是种什么样的复杂滋味。

他望着钱雯，钱雯也望着他，显然的，钱雯并没有认出他来。她是以一种畏惧的看法官的眼光对着孙涛——或者不是对法官的畏惧，而是经历了那一场被迫的人尽可夫的浩劫，她变了，变得畏惧了这个世界。

不只她的内心改变，她的外表——二十五岁的年龄，不该憔悴枯干得那么离谱，她的眼光无神，面色菜黄，再加上那身俗不可耐的衣服，孙涛不自觉的皱起眉头，她——真是钱雯？

钱雯——

一下子，他的思想飞得好远，好远，远得越过了时间，越过了空间。那根记忆的神经被触动了，轻轻的颤动着，那血淋淋的痛苦往事一下子浮上来，那是一个噩梦——

不，或许不该说噩梦，该是一股力量，一股激励他，改变他，再造他的大力量——

台北大桥附近，延平北路底，许多古老的楼房之一，孙大良随着他的母亲，还有弟弟大善和妹妹小静同住。

整幢三层高的楼房都住着孙家的人。一个屋顶下虽然都是姓孙，却并不和睦，连表面的假和睦都没有。是一个已在衰败的大家族！

这个家庭的人虽多，却并不复杂。祖父已去世，留下两个祖母各有两个儿子。大良的父亲是正室所生，排行最大，三个弟弟中倒有两个是同父异母的。奇怪的是就连亲弟弟与他之间，都不和睦。

缺少和睦的家庭兴旺不起来。孙家，就像他们的祖屋般渐渐残旧，破落了。

那年，大良十五岁，大善十二岁，小静也七岁了。天真的孩子哪能知道家庭的败落，和大人们脸上的阴影？过年，对他们来说，简直是天下最开心的事了，就算平时打打闹闹的堂兄妹，也都暂时放开争执，欢天喜地的在屋前玩耍。那种有新衣美食的盼望，使那些欢笑的脸儿都特别动人。

大良、大善、小静和堂兄妹们，还有邻家的孩子钱雯、钱武兄妹玩得兴高采烈。十五岁的大良虽沉默、害羞又胆小，却对活泼、开朗又漂亮的十二岁的钱雯特别好。他很早熟，那张清秀的脸儿虽爱发红，深邃的黑眼睛却露出太多的感情。十五岁的孩子对爱

情似懂非懂，然而，对喜欢和厌恶倒也分得清楚。钱武比大良小一岁，是钱雯的哥哥，长得也漂亮，但是，大良总觉得钱武的眼睛太狡猾，他十分不喜欢钱武！

大良是个温顺的男孩子，就像他的名字，他也善良。这两天父亲在生病，病得似乎很严重。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病，但妈妈的神色和眼泪使他担心。于是，他带着顽皮的大善和固执得像条小牛似的小静出来玩，免得在屋子里吵了父亲。

大善不及大良清秀，却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，三兄妹中，以他最“精”。不过，他的聪明不用在正途上，不爱读书，玩乐的事却是十分在行。

小静呢？这个才七岁的小女孩真有点令人担心，她长得十分漂亮，漂亮得像个小男孩，走起路来好神气。只是，她固执，她倔强，她刚烈，虽是小年纪，却十分能坚持己见，遇着堂兄姐欺负她时，明知不敌也要拚个头破血流，而且绝不流泪。

大良很为小静担心，女孩子应该温顺点儿，怎能这个样子呢？可是，内心里他倒也很以小静为傲，有些他们男孩子不敢做、不敢反抗的事，小静做得一点也不含糊呢！

照例，当孩子们在门前玩耍时，大良只在旁边默默地看着，他觉得自己是大孩子，不便再加入这种玩乐游戏。他静静地在一边，一方面照顾弟妹，一方面——他永远也不敢说出来，能——看看钱雯那张漂亮

孤 的脸儿，他就快乐！

浪 突然，小静尖叫起来，打破了大良的沉思。唉！
6 二房的大强又欺负小静。大强已十六岁，比大良还大一岁，却老爱恃强欺人，尤其是对小静。或者他看见小静越是刚烈、倔强，他欺负起来越是痛快、过瘾呢！

“你为什么打我？孙大强！”小静大声叫。

“打你这小丫头又怎么样？不服气来跟我打一架啊！”大强笑嘻嘻着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，似乎说：看准了你不敢。

小静的小脸儿发青，黑眼珠定定地瞪着大强，好一会儿，她突然冲上去，对着大强又打又踢又咬，似乎拚尽了全身的力量。

大强不防她有这一着，一时之间倒也摔不开她，又惊又怒，尤其在钱家兄妹面前，似乎还有失了面子。他涨红了脸，用力扯住小静的长头发。

“你这死丫头，你找死！”他大喝，“再不滚开老子一拳打死你！”

小静完全不理，像个发疯的野猫，竖起了全身的毛，作全力的搏斗。毕竟，她的对手是个十六岁的男孩，她就算尽了全力也是以卵击石，大强的拳头已毫不留情地落在她身上。换了别的孩子，怕早已大哭大喊了，她竟一声不响的板着铁青的脸，不哭，不哼，不求饶。

四周的孩子哄然大笑，小静一向是他们欺负的对

象，今天的情形，他们只当作看一场戏。

大善已涨红了脸，咬紧了牙，捏紧了拳头。只是他明白，他去帮忙也无济于事，他不是十六岁大强的对手，他上前，不过多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而已！他愤怒，他激动，小静是他的妹妹啊！

他把视线投向一边的大良脸上，大良和大强差不多大，差不多高，若大良出手，大强必然不敢再逞强，可是——他多失望。大良，他的哥哥竟露出怯弱、畏缩的神色，讪讪的正想走开呢！

“哥哥，你不管大强欺负小静？”大善忍不住叫起来。他心肠好，已急得快哭了。

大良停止了要离开的脚步，神色更不自然了，他看见所有的孩子，包括钱雯的视线都在注视他，似乎在嘲笑他的懦弱。别的人他不在意，只是钱雯——他受不了钱雯的眼光，但是，他怎样管大强和小静的事呢？他憎恨打架，厌恶暴力，何况，大强虽是不该，小静也有不是，他不愿管这种事，他痛恨看见这种事！

“哥哥，你管不管？”大善尖叫起来。

小静已被大强拎小鸡般的拎起来，他一边打她，一边还摇晃她，她除了挣扎着手舞足蹈之外，简直没有还手的力量，小脸儿益发铁青了。

大良几乎是被逼的，不得不走过去。

“大强，你放下她吧！”他用求恕的口吻。

“为什么要放下她？是她先打我的！”大强横霸

孤 的。

浪

8

“明明你先打她，你又比她大那么多！”大善在后面叫。他已忍了多时，再不出声他会爆炸。

“走出来，让老子一起教训你！”大强恶狠狠的。

大善不笨，他当然不会走出去白白挨一顿拳头，却又忍不下那口气，只好把全部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哥哥身上，大良只要肯出手，绝不会打不过大强的。

“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”大善仍躲在后面叫。
“你这死太保，你敢跟哥哥打？”

大强轻视的笑起来。那种笑容——明明显显的表示着看不起，换了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都会受不了，偏偏大良仍然是那副令人火冒三丈的窝囊相。

“大良，你敢和我较量吗？”大强冷笑。对大良，他到底不敢太嚣张。

“我不打架，大强。”大良平心静气的，“你放下小静，好吗？”

大强看看手中的小静，砰的一声扔在地上，小静明明摔痛了，仍旧不吭声。孩子们看看大强，又笑起来，包括那个钱雯。

大良看小静一眼，终于——不声不响的走了。大善要他帮小静，他帮了以后就没他的事了，不是吗？

大善恨恨地跺跺脚，哥哥真没出息！他扶起了地上的小静，忿然离开这一群玩伴。他绝不像大良那么懦弱怕事；欺负他们的，他终有一天——要报复！

“你小心，孙大强。”大善走远了才叫，他明白不

吃眼前亏的道理。“终有一天我会长得比你高，终有一天我会打得过你，我一定要报仇！”

大强毫不在意地回报以一串嚣张的狂笑。在孩子们中以拳头出名的大强，怎么会怕那三个软弱的兄妹？

“我等着你，孙大善！”大强叫。

孩子们气忿时的话语往往不被重视，只不过气话而已，不是吗？然而，这些气话就往往影响了日后他们心理上的发展。

大善咬咬牙，为大强的轻视而加强了自己的决心！他一定要打倒大强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只求打倒大强！他们已受了大强太多的欺负，若是哥哥能刚强些——唉！他的哥哥！

刚刚步上旧祖屋的石阶，才进屋的大良冲了出来，他似乎受了很大的惊吓，那张本来清秀的脸变得好苍白，好张惶，他一下子抓住大善和小静的手。

“快回去，爸爸——吐血。”大良叫。

大善和小静只知道父亲病了，吐血是什么？他们并不明白其严重性。看见大良的神色，他们开始有点慌张，一言不发的随大良奔进屋子。

屋子里的气氛使小小的小静都为之一窒。妈妈在床边流泪，街上的陈医生也请来了，正神色严肃地替父亲诊视。二叔、三叔和四叔以及婶婶们都在，就连两位素来不和的祖母，也同时出现在老屋子里。这——表示什么？父亲病危？小静不清楚。十二岁又特

别聪明的大善却明白，突然间，他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。转头看大良，那一向软弱的哥哥已在流泪了。

大人们的神色都那么沉重，难道，难道——父亲真——不行了？

偷偷朝墙角一瞥，那一盆触目惊心的红色——是血——父亲吐的血，是吗？生病的人脸色本来就不好看，父亲的脸色简直——简直就是姜黄色，而且，紧闭着眼睛，连呼吸都那么微弱。那种巨大的恐惧在大善心中扩大，扩大，他下意识的退一步，靠着大良。

但是，大良并不是个很好的依靠，他似乎自己也茫然无助的发着抖，他似乎自己也需要找依靠。

这一刹那，大善更不满意这个哥哥了，从来没有一个男孩子会这么懦弱的。沉默，胆小，怕事，还特别爱流眼泪，和那个动不动就挥拳头的大强相差何止千里？想到大强，心中的仇恨又迅速上升，终有一天他会报仇，终有一天——

陈医生不知对妈妈说了什么，声音很低沉，听不见，却见妈妈哭得更凄惨了。大祖母——父亲的生母，也放声大哭起来。一向不大出声的二叔皱起眉头，对墙边的三个孩子招招手。

“过来，你们三个！”二叔说。

二叔的神色很不好。大良、大善、小静都屏着呼吸，怕惊动床上父亲似的走过去。他们三兄妹都怕二叔，虽然二叔是父亲的亲弟弟，对他们却不客气，尤

其二叔还是大强的父亲。

站在床边，父亲可怕的脸容就更清晰了。紧闭的眼睛深陷，唇边的肌肉收缩，露出两排微微突出的牙齿。嘴唇是紫酱色，有一种恐怖的感觉。三个孩子都不敢多看，连忙垂下头。

“跪下来，给你们父亲叩头，谢他养育之恩！”二叔沉重的说。

那沉重的声音十分有力，三个孩子想也不想的跪下来，他们已完全被那哭声，那气氛所镇慑。

“叩头，谢恩！”二叔再说。

就在他们三个孩子刚刚把头低下去的时候，妈妈发出了一声尖锐得使人毛骨悚然的叫声，然后，哭声，叫声，说话声，忙乱的脚步声淹没了一切，连跪下谢恩的三个孩子都被遗忘了。

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天塌了吗？

没有人吩咐，孩子们跪在地上不敢起来，被大人们挤在中间，又是推又是拉，遮住了景象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几乎有半个世纪那么长，孩子们都跪得僵了，麻木了，忙乱的大人们才散开。

那真是吓人的景象。

父亲僵直地躺在床上。妈妈已哭昏在一边，陈医生正在给她嗅臭盐。大祖母被扶在一边的椅子上坐着。二叔，三叔，四叔都垂手肃立，他们脸上虽没有眼泪，却沉痛得很，那是——那是——

大良又在流泪，他总是流泪。大善心中空荡荡，

孤 茫茫然的，连流泪的事也忘了。小静却圆睁了一对漂
浪 亮的黑眼睛，疑惑，不安，却又忍耐着。

还是没有人记起已跪得像泥人般的孩子！

12 除了大祖母和妈妈，还有谁真为父亲的事那么伤心？他们那么站着，沉痛的神色，也是造作出来的，难道孩子们会看不出？

平时那么冷淡，那么勾心斗角的人，会真伤心？

妈妈被救醒，又是一阵子哭喊，然后，哭声渐低，变成抽泣，再然后，妈妈发现了可怜的三个孩子！

妈妈似乎在狂乱无助中找到了攀援，她扑向孩子，一把抱住了他们三个。

“孩子啊！可怜、苦命的孩子啊！”妈妈歇斯底里地喊着，哭着。“你们的爸爸死了，留下我们几个，孩子啊！我们怎么办啊！”

这是妈妈的心声，妈妈的恐惧，是吗？是吗？立刻，这种恐惧传染了孩子。他们心中都在想，我们已经是可怜、苦命的孩子了，我们不再有父亲，我们不再有帮助，我们会穷苦，会——会怎样？没有饭吃？

对孩子来说，没有饭吃比什么都可怕，甚至比父亲去世更可怕。尤其是小静，她根本不清楚什么是死亡。死亡？父亲不是和平日一般躺在床上吗？除了脸上神色难看一点之外，没有什么不同啊？但是，没有饭吃——她看看两个哭泣的哥哥，看看哭叫得脸都变了形的妈妈，她也跟着哭了起来——哭得连自己也不

明白为什么！

就这么昏天黑地的抱头痛哭着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不觉得饥饿、疲倦，直到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。是安静，除了哭泣的他们外，再也没有一个其他的人了。

什么时候走的？连大祖母都不见了，那些人——就任他们这样哭泣？连声安慰、劝解都没有？是什么亲戚呢？尤其是二叔，他是父亲的亲弟弟啊！

父亲的尸体仍然停在床上，难道，他们就任由他这么躺在那儿？不——会吧！就算大家平日并不和睦，又明争暗斗，人死了，不可怜死者也得可怜那些孤儿寡妇啊！

但是——

直到深夜，直到第二天的早晨，没有人再进来过，一个也没有！

似乎是——父亲一死，孙家就不再把他们看成一家人了。

这一夜，是大良母子这一生中最冷酷，最难捱的一夜。母子四人守着那具冰冷的尸体，又冷又饿又怕——无论是谁，总是一具尸体。起先，他们还盼望着大祖母或二叔会来，其他人不说，他们是亲生的，至少该有些手足、母子之情。越等越失望，越等越冷，到最后天亮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都冷了。

母亲只是哭泣，大良也只会陪着哭，小静坐着发呆，只有大善，他又急，又恨，又担心，怎么是这样